碑文

帝禹廟碑

至大辛亥紹興路重修帝禹廟成江浙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臣某等遣使驛聞請紀其事鑱諸樂石而以命臣文原制曰可顧臣膚陋嘗待罪詞林今又職司儒校敢不對揚丕顯式昭毖祀盍憲來今謹按史載帝即位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其事與記禮言虞帝南巡葬蒼梧者皆語相傳以久至於封泰山禪會稽則尤爲後世侈功好大者

之論而非聖人崇德務本意也嘗以五服計其道
里遐邇則會稽寔在要荒之外先王省方肆覲政
教是敷非若御八駿樂觀於除道周衛而勤民于
遠然帝自肇功疏鑿告成錫圭躬膺歷數年逾百
歲矣猶不肯一日自暇逸以居於萬民之上則夫
子所謂有天下而不與者豈非萬世之大訓哉厥
初巨浸稽天民用昏墊孰任已溺懋于奮庸天啓
聖仁聲律身度勩躬胝胈以宣地利以奠民極功
施無窮考禮報本匪越人所私爰自少康之庶子
無餘始封而命祀蓋少康距帝僅五世嬰時拔艱

復脩墜緒一成一旅祀夏配天不失舊物緊帝之
德足以繫屬天下而庶子無餘亦克昨于東土世
席休光以及周之末季凡越之人羣居畊鑿服習
聲教遡原而上曷可食息忘也矧覩其因山之制
而遺衣服藏焉歷世推崇或著禎祥神茲顧享
皇元受命義周仁洽綏定幅員稽諸版圖貢輸則在
昔九州區域止及海內職方之大軼古無倫追惟
有夏治格幽明山川鬼神壹是寧謐　列聖繼承用
弘茲道誕降璽書凡在祀典者命有司肅脩時祭
棟宇傾圮官為膳完若江浙所理聖王之祀宜莫

先會稽焉戊申歲土荐饑疾癘仍臻民多流殍臣
某以季冬來領郡事慨然曰古者二千石期以共
理當爲民省憂吾其敢怠忽明年春白丁宰臣凡
荒政若干事既得請還謁祠下周視梁橑風雨欹
壓黻冕弗治丹雘漫漶先是宋政和間即廟爲觀
邇年更爲寺歲侵視蔭百廢莫興乃首議復廟田
之私質于民者以贍衆鳩工亢具傭役惟時鉏荒
斧堅民士競勸龍石以楹陶甓以甃庭觀嚴敞殿
廡翼衛若帝臨止川谷賁輝以帥府命給中統楮
幣二百七十一定有奇是役之興庶幾乎知臣民

而後致力於神者矣竊惟帝之平水土也九賦既
均又曰六府三事以示天下萬世治道之本獨洪
範九疇未嘗爲虞帝敷陳其說後千有餘年箕子
始以爲武王告使箕子家難而不獲信其志又無
武王者興則九疇將遂堙而無傳乎自夏歷商孰
傳之而至箕子其事遠莫可考世知帝功與天地
並而洪範九疇鮮有能研精理奥究諸力行者使
其書徒以言語傳漢儒旁摭庶徵推致五行其言
非不較著明甚而先王綜理天人之要亦已微矣
八卦九疇道相經緯天所以畀聖人者豈偶然哉

聖上纘承大寶丕建皇極中外大臣務肩忠藎謨
協賛襄蓋將絜斯世而躋之三王之盛神人具孚
歲則順成慶浹華裔惟帝爰靈於土嘉飫德馨亦
永永億萬年無斁臣謹稽首再拜而詩之其詩曰
渭河之東有山欝蒼鎮于南土夷視崇岡昔帝會
同圭璧斯皇翩其飈馭若帝陟方若彼橋山弓劒
是藏維是横流潰潰懷襄燥川靜谷成賦定壇帝
躬菲惡俾民樂康鑄鼎象列謨訓範防功加九有
道尊百王世嚴秩祀登薦肅將牧臣有惕顧視榛
荒乃堂乃構邃宇周墻吉蠲來享雲旆龍章緊帝

賛育時厥雨暢物消疵癘歲詠茨梁永佑皇圖儲
慶發祥即山勒銘德遠彌光

漢番君廟碑

饒舊有番君廟范文正公為守時改作於州治西
北距今蓋三百年廟日以壞延祐四年三山王君
都中為守乃重作之廟旁又作老山道院館道士
以為廟守番君廟者祀漢長沙吳文王芮也方秦
毒虐天下秦吏亦乘而毒虐其民存者囂然咸思
覆秦殺吏獨番陽令得江湖間民心號曰番君及
諸侯兵起遣梅將軍鋪助漢入關得王長沙功著

漢令然番人奚有王之功高哉徒知令之德我而
已後雖去而他都世世不忘廟而祠之尸而祝之
此民之心也此文正公之所爲改作也王君忠信
而說禮連治大郡皆著能聲今守饒又能跡前賢
所爲以爲治安知今日所思者他日不以思王君
哉廟成圖之以寄郡人玄教嗣師吳真人曰此真
人昔嘗勸我者今成矣廟當有記真人屬筆於明
善遂作漢番君廟碑其頌曰
翼翼新廟有寢有堂薦我溪毛酌我酒漿靈舞靈
歌冀其來享誰縶君駒之山之嵎誰維君舟番水
之洲君不來遊增我百憂靈風清淒陰雲冥迷彷
彿君旗導以兩螭君其假思使我心夷君既醉止
錫我繁祉庚有稻粱倉有絲枲飽暖而嬉疫癘不
起太守作廟從民攸好春而有祈秋而有報猗千
萬年君子是傚

侯府君夫人李氏祠堂碑

夫人姓李氏北燕縉山人生有淑質既長婉娩聽
從不學而能父毋鍾愛之擇其嬪以歸邑人侯氏
之子士温侯氏大姓世雄鄉里而士温亦賢子弟
號衣冠族遼金以來蟬聯名宦不絶著稱雲朔間

夫人始入門其家人上下目其容止閑雅皆悅以
相賀自是閨門肅穆雍如也生二子曰進曰慶夫
人年二十有四而士温卒居憂哀毀踰禮既免喪
事長撫幼愈益恭勤不少怠親黨憐其年少煢獨
勸改適則曰人之所以為人以其有禮義也吾一
婦人而事二夫豈禮義乎哉因以死自誓不失節
志竟莫奪聞者歎美之貞祐初金政寖衰　皇元
太祖肇基王業義旗南指屢敗金兵金主畏偪徙
都汴以避其鋒驅士民搶攘南渡夫人携幼孤裹
糧從之草行露宿未嘗汚强暴虧婦節既渡河寓
居宿州雖流離頓挫顛沛造次擇師友教養二子
不輟二子亦穎悟絶人能勤心忍性卓卓自樹立
既而進以吏事明敏大為宗室完顏公所知公事
行樞密院事於宿審其可付重事表授下邳元帥
府經歷官佩銀符凡府之謀畫教條與夫升黜守
戰賞罰之用皆先事應機而辦以功累遷保靜軍
節度副使癸巳之變總戎淮海没王事一子曰琠
慶驍勇善騎射由武選任宰相以其才堪將帥起
行間擢萬夫長金季朝廷以北兵方張慮宋人兼釁
襲我腹背受敵命慶以本軍戍蜀漢遇敵戰死一

子曰瑛甲午歲金亡宿境大飢人相食夫人與孤
孫玠瑛處瀕死者數四嘆曰始吾南渡與二子俱
今皆死國難惴惴殘喘亦何所惜但念侯氏一門
不絕如綫重遭荼毒吾何敢不力適歲飢之食宋
人船米數萬石濟宿民且誘之完顏公以國破君
亡外無此蜉蝣子之援遂款附人賴以生范陽人
張子良素居公麾下爲裨將公死子良雅不屬宋
且念桑梓頗形於言色宋江淮大都督余玠覺其
意陳兵脅宿民悉內徙泗州子良愈不自安
皇元革命遂舉城來歸朝廷以爲京東行省仍領歸

德府總管府事侯氏從而字焉其年月日夫人齋
沐易服召玠瑛立床下戒之曰吾自歸汝家七十
年矣遭世多虞備嘗艱苦汝所知也子死國難孫
克樹立今年近期頤死無所恨脩身齊家汝宜勉
之語絕枕肱而卧遂卒享年九十以其年月日葬
于睢陽大陳村之別墅夫人慈祥樂易接下以仁
事上以禮再遭變故臨難不苟雖白刃在前未嘗
怖悼失度少變其節及二子貴顯分旄節握兵符
光昭門楣無一毫驕泰色是皆烈丈夫之所難能
而夫人處之裕如加以安樂壽考及見其孫玠瑛

力學爲儒佐大府縻好爵聲光洋溢享其旨之養
不以疾終天之報施善人爲何如也　今上初即位
方以孝治天下將一變衰俗以復乎古而貴近臣
是以聞　上嘉其貞節許其家立祠奉祀祠宜有碑
勑臣松年爲之銘銘曰
天地定位綱常以分女不再醮禮具成文猗嗟夫
人有猷有守爰從弱齡喪其嘉耦煢然弔影將彼
二雛啼寒號飢其志弗渝鷄鳴膠膠不替風雨栢
舟搖搖載罹寒暑金德既衰大駕南巡伯仲聯翩
以登要津伯也剖符仲也秉鉞偕殁王事偕有休
烈夫人之德夫人之教粤侯一門兩全忠孝神元
撫運景命惟新亦有孝孫侍于夫人嗷嗷林烏受
哺于子售其功德孝孫之似天錫眉壽降福孔多
原始要終其樂如何堂古之制享時之祭勒此銘
章以訊來裔

光州固始縣南嶽廟碑　馬祖常

五嶽奠五方之地而各神於其人風雨日月之交
有年穀之順成民物之癒癘焉南嶽祝融之墟距
固始記里二千然皆古楚封域是其神必靈於一
方無疑也神而靈能變化佐天地主宰象形流行

蕩摩又豈閡於一隅哉傳有曰山澤通氣氣坱圠
旁礴扶輿充兩間者大而不可以擬言衆人狹中
而咸私其鄉神則罔不通也神而通則雖廟祀於
他邦亦宜哉予嘗被命代祠衡嶽且辱宗伯之職
矣知典禮咸秩無文嶽瀆上之所蠲吉有事者也
僭有厲禁非民之所得禮也　國家以仁治天下示
民大同斥雕譁而不用凡山林丘陵墳衍之神能
福於人鄉人得祠之俾或禱而得年穀焉得無疵
癘焉茲亦上之所願推施於下者不禁也地又匪
天子歲時遣使之位禱又不大爽於禮禁廟無煩

官司而民樂相之居民上者又忍不因其俗而順
悅之乎是三者皆應記也廟事有成悉汝南民李
聚之力鳩材庀徒百工並興富者入貲窶者奏技
蓋聚當病若有無憑之者自言爾作廟則愈今聚
年七十矣衣結躡屨北走京師繪廟之圖介昭功
萬戶揔使府副使劉文秉御史臺管勾王珪拜馬
祖常丐文歸而刻諸廟中載考廟屋爲閣者五間
爲廡者二十間爲後殿者三間爲門者爲別室者
大小凡若干間皆象神儀於其中外鑿二池潴水
植蓮客來游者憩息有亭東爲石矼周爲繚垣對

樹嘉禾合陰成列已蔚然而稱神棲矣固始吾州之屬邑也父老子弟吾之所敬愛者也既來請文夫何讓焉廼爲詩以侑邑人迎送神之詞云信民生太平之樂愷也詩曰

南山隮兮興雲雨我田兮穎我神君神君降兮水渚幢騈羅兮夾以斧威不祥兮無疵禳順年穀兮吾食汝吾食汝兮何報鼓以牲兮蘋蓱來連舞兮樂于廟翼翼兮子趨載擊鼓兮問年杭盈疇兮秫盈囷富壽愷兮衆咸熙自今茲兮樂民時維茲邑兮孔休神福汝兮多來年泥布濩兮霈四海充無垠兮神咸在

漢濟南伏生祠堂碑

張起巖

暴秦焚滅經籍欲愚黔首黔首固未可愚祇自愚以速滅亡而經籍之在人心者如日月之揭乎天固不可得而滅也噫秦灰已冷漢策聿新孰謂禍難散亡之餘而有伏生歸然久存獨能壽遺經於胷臆以傳來學而新生民耳目哉是蓋天相斯人畀之以九十之年而其所以託之者有在也濟南鄒平縣治東北十餘里號伏生鄉伏生之墓在焉即墓所有祠歲久弊漏縣尹大寧曹明叔視事之

歲躬拜祠下顧瞻徘徊睠先賢之所藏仰遺像之
有託慨然興懷營脩完飾輪奐一新率邑人士與
凡在官者具牲醴以祀復專其子憲來請曰願有
述起巖緬惟先生之有功於斯文天下所共知後
世論次其功贈秉氏伯號曰大儒從享孔廟天下
通祀唯鄒平以其鄉獲私展其敬既別祠縣學文
即墓建祠其趨向可知也今曹尹復能崇墓葺祠
俾邑人益知有以景行前哲而進于學于以化民
成俗是眞能舉其職矣起巖齊產也聞其請故不
敢辭既書其事因附所見俾來者有攷仍繫以銘

按漢儒林傳伏生名勝爲秦博士壁藏書以避禁
兵後亡數十篇獨以二十九篇教于齊魯文帝欲
召時已年九十餘老不能行詔掌故晁錯往受之
衛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
教錯孔安國書序但云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藝文
志尚書二十九卷乃其所授者漢儒謂之今文陋
經籍志乃云伏生口傳二十八篇作書傳四十一
篇以授同郡張生張授千乘歐陽生生授兒寬寬
授歐陽之子世傳至曾孫高謂之歐陽學又張生
傳夏侯都尉有大小夏侯學宋葉夢得以書出伏

生者二十三篇傳歐陽歙崇文揔目尚書大傳三卷爲伏勝撰晁氏以爲勝終之後歐陽生張生各誦所聞特撰大義名之曰傳其說互有不同要之今文尚書出於伏生者則一也先生爲秦博士秦坑儒無所施其學其學至漢始傳然則先生之學既施於漢而名以顯於後世故余不繫之秦而繫之漢題曰漢濟南伏先生祠碑云銘曰

於惟先生始焉其屯終焉則亨獨抱遺經以淑後人以慰幽貞行法俟命天錫耄年庸待治平竟以所授列于學官其道大明書以人傳人以書顯垂萬世名稽古之力斯文與俱茲榮從祀孔廟徧于寰區罔不敬承矧茲梁鄒鄉墓攸在礪世作程沉沉玄禍體晁所安祠以妥靈茂宰尚賢有壞必葺適觀厥成于鄉于學祀享相望閱千百齡穹碑有銘被之弦歌用侑爾牲

元文類卷第二十

元文類卷第二十一

碑文

中書左丞李公家廟碑

姚燧

燧嘗觀人臣私廟之祭易乎古而難於今三代不論也漢之時功臣侯者土地人民傳及子孫故嗣侯得以致隆數于其祖考世世無有所殺後封功臣皆虛邑無有土地人民子孫或官畀力微往往不能爲廟與雖爲廟以記曰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祭既用生者之祿勢有必不能致隆者姑借先宋氏言之如文潞國作廟洛西其先

未嘗將相也顧受祭將相路國嘗將相者其及子
甫惟得祭以大夫祿是於不爲將相者致隆其真
爲將相者復加殺也如斯者幾何人哉惟呂正獻
惠穆於文靖范忠憲恭獻於文正世其將相者史
冊二百年間纔卜三見事亦曠世而希有者也然
自中元以來漢人父子　相者故丞相史忠武公
與今資善大夫中書左丞贈銀青榮祿大夫平章
政事謚武愍公二家重輝襲芳震耀一時豈獨爲
之子者信敬於昭昭厥亦足以慰靈於冥冥矣
惟李氏家隴西成紀者實秦將信諸孫漢至六朝
門閥甚峻惟與崔盧鄭氏姻不連他族唐李王西
夏甚盛强宋金嘗加兵終莫能服我
太祖始平之其宗有守元納城者獨戰死不下子
惟忠尚少求從父死爲今分土淄州諸侯王所得
於公爲考後以金符監淄州有子十三人公次居
四王妃愛其穎異嘗子之在先朝故事凡諸侯王
各以其府一官入參決尚書事公代其兄爲之李
璮爲逆有迹淄州君獨從公馳聞璮繫闔門獄中
璮誅得出上盡賜償所亡失授公淄萊路與魯總
管後改宣武將軍益都淄萊路新軍萬戶與城夾

寨圍呂文煥襄陽四年始下之加明威將軍虎符
丞相伯顏南征宋兵戍郢十萬城西郢鎖戰艦絶
隘爲陣我舟不可越乃渠黃灣拖舟泛藤湖以出
唐港棄郢去留公後拒敗其追兵行拔新城沙洋
下復破夏貴陽邏口下鄂漢陽從故丞相阿里公
時以左丞戰荆口禽高世傑下岳進阮沙市下荆
南傳檄歸峽辰沅清澧常德諸州皆下之又徙鎮
常德左丞徇地湖南丞相兵及湘西以地遠援疏
詔公與宋都統張茂實呂師夔闢都元帥府江右
公爲左副都元帥破劉槃軍下隆興禽熊飛建昌

撫瑞吉贛與廣閩諸州皆下會宋幼主出降其將
相張世傑陳宜中挾益王昺衛王昺浮海趨福立
益王元以景炎閩廣諸州應者十五郡縣豪傑亦
爭起兵公出定反地大破吳浚軍十萬南豐浚走
如張文虎復合兵十萬又破之塊港伏屍三十里
浚走合其相文天祥瑞金又大破之天祥走擢汀
別將孔遵窮追併破趙孟營軍復其州而還隆興
守帥覬利巨室罪以陰與賊連已誅夷百三十家
公還白其非事出其未盡誅者獄中帥府改宣慰
司加昭勇大將軍同知江西宣慰司事尋加鎮國

上將軍福建宣慰使又改江西宣慰使天祥復陷
汀行收兵出興國又擊走之追四百里及之空坑
散降其衆廿餘萬禽趙時賞以下文武將吏數百
人拜參知政事行中書省江西益王殂廟以端宗
世傑復立衛王元以祥興移栅海中崖山近去廣
治四百里授蒙古漢軍都元帥經畧廣東進復梅
循英德與廣之清遠走王道夫擊凌震海上獲船
三百艘禽將吏宋邁以下二百人又破其餘軍茭
塘江淮省亦遣都元帥張弘範至自漳與共圍崖
山勢計窮蹙度不能國資政陸秀夫抱衛王蹈海

死獲其金璽其將吏死焚溺者十萬餘人翟國秀
凌震皆降世傑遁去風壞舟死海凌港南海平朝
京師上勞苦之其將佐與錫宴者三百功陞者千
授資善大夫中書左丞移省荆湖凡虜男女奴鬻
之者皆罪而正之常德辰澧流靖五州大荒民至
易子以糴爲發廩賑之所活爲口亡慮十萬計征
占城詔使給糧仗造舟海南取得其宜黎儋之民
勸趨之疾還詔從皇子鎮南王征交趾敗其兵天
長府其王遂舉國航海將舟師追之敗諸洋中獲
海艦三百始公策城天長儲穀待賊然衆議不果

盛夏軍士疾作漲潦冒營遽議旋軍賊躡敗吾後
拒王以公殿賊閉永平關傳藥弩矢射公貫膝負
創奪關出境以毒發薨思明州年止五十最其平
生小大百戰下城邑百有五爲户三百萬嗚呼其
功勤已後薨七年而贈官賜謚封公之命始下王
音仁煦恩重書棺人臣獲此哀榮極矣公雖不可
作已安知其不肉骨九京邪公諱恒字德卿自號
長白篤孝純至淄州君卒方擊兩王閩廣淄州君
顧言我死必無訃吾兒使會喪縱敵南海平始克
銜哀摧慟屢絶且　謂所從曰爲我語諸昆弟妻

子吾不得以時喪先公既抱恨　終天今復棄養
太夫人而身先朝露於是遐夷吾目不瞑下泉矣
其謹事之夫人王氏視分上　諸侯王之妃姑也
訃至夫人祕不敢聞之姑惟發哀私室公則再見
夢太夫人曰兒今死戰日南矣太夫人泣言吾再
夢如是豈誠然耶夫人始情告曰婦無以安君姑
氏心也覆是　久矣始　哭厥喪嗚呼死而精魂
猶惓惓其親可哀也已可哀也已子二人世安以
監廣州從朝京師授新軍萬户同知江西宣慰同
事再嗣公益都淄萊本軍萬户後以正議大夫仍

將本軍僉江西行中書省事再陞中奉大夫參知政事行尚書省江西尚書省罷今以上官參知政事行尚書省仍江西嗚呼六官而三踐公武已可見其才之無羞乎職者自其既相亦解兵其弟世雄以宣武將軍將之乃作河洪之詩使歌以祀公其辭曰

李氏之在與水細大河洪姑臧有夏而王越三百年傳歷既長極崇而隳亦天之道日月作矣殺星匿耀王孫始卑祖東自西淄水幽幽東楚之流曰位不豐猶監一州有蟊吾民有梟吾土吾力不能天子肆汝從父奔告帝嘉爲心廼陟潛沉寖向用公決決漢水南紀所恃爲池襄陽金湯陛陛公將萬夫長圍四禩而竟下之岷江失藩沿流列城振落摧乾至莫難一文軌判裂萬里收功九重授策維是武庚狂志復殼爵人號年大蠢甌閩終兄弟及公膺奮擊與鬬四年崖山翦克血其鱷鯢南海無波廐馬笥衣其賚如何帝曰汝烈宜置左相授兵而予西護湖廣公拜稽首天子萬年帝德聖神臣何力焉湖廣聽命壤三千里陰翕陽施賞刑自已及兵占城轉粟黎儋歸佐皇子致討日南不

測風洋冒履而三由淄而漢由江而海其涉日深
蜚聲日大蕞爾南夷曰尺箠笞狃勝者象輕於出
危賊策我師不能炎暑敦弓綿力犀甲敗雨避來
弗迎邀歸以爭既犇先徧左賡亦傾孰作士氣公
殿奮武斬輻短兵援枹鼓鼓格鬬北死冠纓不顧
裹轡馬革踐迹文淵維昔禡時皂纛有翩迺今還
歸粉篆丹旆兆夢悠悠魂魄遼遠致身移忠維孝
其本黼扆思之錄其庸勞寵幽至公可謂曰遭公
亡不亡公有良子亦秉國鈞實其實似有嚴祚廟
籩簠維時神容與耶去此奚之維淄維漢維江維

海其流或枯廟主斯毀何以麗牲樂石峩峩太史
詩之以侑以歌

元帥張獻武王廟碑　虞集

昔者汝南忠武王起義兵燕南統率豪傑畧定郡
縣聲震河朔及歸國朝遂以其兵攻河南既滅金
將移師取宋乃揔諸軍以鎮亳疏積水立城戍開
田護耕宋人不敢北犯其後淮陽獻武王復統亳
州軍以成大功故亳有張氏之廟焉其中廟祠汝
南忠武王西廟祠王第八子蔡國忠毅公東廟祠
王第九子淮陽獻武王忠武始封蔡國公而薨也

賜謚武康又贈推忠宣力翊運功臣太尉儀同三
司上柱國獻武之薨也贈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
事謚武烈又贈推忠效節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
同三司上柱國齊國公改謚忠武皇慶元年獻武
王之子珪以中書平章政事相
仁宗皇帝於是忠武進太師進封汝南王改賜今
謚獻武進封淮陽王加賜保大二字以益其功臣
號又改賜今謚禮部以其事下郡縣之有王廟者
至治二年珪復入中書歷相
英宗皇帝　今上皇帝於是恭定元年加賜忠武

以開國二字益其功臣號是年　天子肇開經筵
珪首當勸講明年解機務封蔡國公仍知經筵以
病告歸未幾三遣使趣召見　上閔其病重煩以
政事拜翰林學士承旨仍以蔡國侍經筵朝有太
政則就焉有間使來告集曰先王之廟在亳州者
庭皆有麗牲之石我忠武及忠毅之勲德則既具
刻而銘之矣惟獻武之廟我以忝與國事不暇私
顧其家顧未有刻焉因以王之墓誌神道碑家傳
授集曰刻文敢以屬子集辭不獲則對曰昔嘗忝
為太史屬固嘗知公家世勲德及進講內殿又執

經以從公後者三年矣雖不敏敢不第而書之謹
按王諱弘範字仲疇年二十餘其兄順天府總管
弘畧上計行朝留攝其府事吏民服其明決時由
附甫定蒙古軍所過輒爲暴王曰國朝自有法制
我奉行之孰暴者決以杖入其境無敢犯者順天
者故保州以忠武故陞府名後有所避又改今名
曰保定云
世祖皇帝中統初置御用局以王爲總管三年李
璮叛濟南親王哈必赤丞相史天澤帥諸軍討之
以王爲行軍總管且行請氈帳於忠武忠武曰汝

欲即安耶不與乃命之曰璮違天必敗汝勉之雖
然璮劇賊也圍城勿避險地險則已無懈心兵必
致死主者慮其險苟有來犯必赴救可以立功於
必勉之及圍城王軍城西璮出軍突諸將獨不能
王軍王曰吾固受教矣我易受攻而彼不至謂我
弗悟也乃築長壘內伏甲而外爲壕開東門以待
之夜浚其壕加廣璮不知也明日果擁飛橋來攻
橋不足踰壕軍陷其得陵壕者突入壘門遇伏皆
死降兩賊將璮龍言遂敗死論功王最多忠武聞之
曰真吾子也或言於朝曰璮所以得爲亂者盡專

兵民之權故也以此聞諸侯諸侯果不自安遂罷
其子弟之在官者王亦例解總管至元元年弘畧
入宿衛上召見其兄弟可代守順天者因念王濟
南之功遂佩之金虎符代爲守二年移守大名未
上微服行民間察其所患苦見倉吏收民租視所
當輸倍蓰怨言載道明日視事首取而治之民大
悅是歲大水沒廬舍且盡租稅無從出王輒免之
計相以專擅罪王王請入見上前曰臣以爲爲朝
廷儲小倉不若儲之大倉非擅免也上曰何說也
王曰歲以水不收而必責之民府倉雖實而民死
亡盡明年租將安出活其民使均足於家歲取之
有恒非陛下府庫乎此所謂大倉也上曰知體
其勿問其監郡有愛魯者先在郡任計吏不當至
使自經死僚吏不悅於愛魯發其事幸王不與之
則愛魯無援必敗王曰同官也力爲之解不得而
愛魯抵罪王亦爲之免官歸鄉里退然閑居不以
介意六年大括諸道兵益圍宋襄陽益都兵擅所
教也號勇悍難制度諸帥無足統之者乃以王爲
益都淄萊等路行軍萬戶丞相伯顏命王軍鹿門
斷糧道絕郢復之援主者曰鹿門有張九漢水以

東無慮矣於是王言於丞相曰今規取襄陽周於圍而緩於攻者計待其自斃乎然而夏貴乘江漲送衣粮入城我無禦之者而江陵歸峽行旅休卒道出襄陽兩者相繼也寧有自斃之時乎若築城萬山以斷其西立柵灌子灘以絶其東則庶幾斃之之道也奏用其言因移王軍萬山令嚴恒無懈意一日出東門與諸將較射大出敵兵猝薄城諸將曰彼衆我寡請嬰城自守王曰嘻我與諸軍在此何事敵至將不戰邪敢言退者死即被甲上馬擐戈立遣偏將李庭當其前他將將六百人攻其後親率二百騎爲長陣敵之步陣間陳而待王下令曰聞鼓皆進擊未鼓勿動敵麾旅入陣我不爲動至再且却王曰彼再進再却氣衰矣鼓之前後奮擊宋師大敗得奔還者無幾八年築一字城進逼襄陽破樊城外郛九年命攻樊城流矢中王肘王束創見主帥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道斷救兵水陸夾攻之則樊必破而襄亦下矣從之明日復出率銳卒先登遂拔樊襄陽降以宋將呂文煥入覲上嘉之有錦衣白金寶鞍之賜將校行賞有差十

一年丞相伯顏帥師伐宋命王率左部諸軍偕漢
江東畧郢而南十二月攻武磯堡取之大兵渡江
王爲先驅宋相賈似道以其師軍蕪湖其帥孫虎
臣軍丁家洲王轉戰而前大兵繼之宋師潰王前
行宣布威德所過降下師次建康 上遣使諭丞相
毋輕敵貪進其少進以待王進說曰聖恩待士卒
誠厚甚今敵已奪氣亡在旦夕過自迂緩資敵得
爲計非策也將軍治閫外急緩之宜難制以隃度
乘破竹之勢取之無遺策矣丞相然之即日馳駙
至上前面論形勢得旨進師十二年師次瓜洲分

兵立柵奪其要害守之揚州都統姜才者宋之
將也所統士有部落種人自爲一軍勁悍善戰至
是以二萬人出揚子橋都元帥阿朮與王當之兩
軍夾水而陳王以十三騎絕渡衝之陣堅不動王
引却以誘之其驍將本回紇人鎧仗甚異躍馬出
殺奮大刀直前趨王王還轡反迎刺之應手頭墮
馬下立陣者同口驩呼震動天地而敵人亦不覺
尖聲遂潰走追殺轉至城南門斬首萬餘級其自
相蹂踐與陷壕水溺死幾盡北得入城者無一矣
王素善槊此戰最尤服其奇儁焉於是宋將張世

傑孫虎臣悉其國力率水軍陳於焦山南北將敗
死於我我師合擊之兵支王之一軍横衝其旁宋
師大敗宋自是不復能軍矣追奔於國山之東王
奪其戰艦八十俘馘以千數上功改亳州萬户亳
軍忠武王舊所統也王以爲請　武王
之事
憲宗皇帝嘗賜名曰拔突拔突者國語勇敢無敵
之名也於是　上又以賜王爲名云是年冬丞相伯
顏次臨安之長安鎮中書左丞董公文炳左出京
口由海道會之王亦將兵而左師次宋郊丞相遣

使約降宋主宋主幼其大臣難於削號稱臣請以
伯姪爲禮往返未決王將命入城數其柄臣之罪
而詰之遂屈服竟取降表來上宋亡其主既歸朝
而十三年浙東又叛王力疾討之師次台州遣人
持書往諭守將殺使焚書我師怒拔之衆請屠城
王不許誅其首禍者而已台民至于今感之明年
師還迎拜鎮國上將軍江東宣慰使其民新脫鋒
鏑王撫之期月境内稱治十五年王入覲請於
上曰宋主既降而其將張世傑奉其庶兄益王昰與
弟廣王昺南奔既立昰於閩而卒又立昺於海上

宜敢討焉乃拜蒙古漢軍都元帥以行陛辭奏曰
國朝之制無漢人典蒙古軍者臣漢人恐乖節度
猝難成功願得親信蒙古大臣與俱 上曰爾憶而
父與察罕之事乎其破安豐也汝父留兵守之察
罕不肯師既南而城復爲宋有進退幾失據汝父
至不勝其悔恨也由委任不專今豈可使汝復有
汝父之悔乎尚能以汝父宣力國家之心爲心則
予汝嘉令付汝大事勗之哉面賜錦衣玉帶又辭
曰遺燼未息延命海渚奉 遠征無所事於衣帶
也苟以劒甲爲賜則臣也得以仗國威靈率不

命者則臣得其職矣 上壯之出上方寶劒名甲聽
自擇其善者既拜賜日又諭之曰劒汝副也有不
用命者以此處之且行薦李恒爲已貳從之至楊
州選將校發水陸之師二萬分道南征以弟弘正
爲先鋒戒之曰汝以驍勇見選非私汝也軍法重
我不敢以私撓公汝慎之弘正所向克捷王進攻
三江寨寨據隘乘高不可近乃連兵環之寨中懼
人持滿以待王下令下馬治朝食若將持久者持
滿者疑不敢動而他寨不虞也忽麾軍連拔數寨
廻擣三江盡拔之至漳州親攻其東門命將佐攻

南門西門敵應之乃棄虛入其北門破之鮑浦寨南瀕海王曰陸攻之必走海令弘正圖以騎他將攻其南門又拔之海瀕之郡若潮若惠皆團結盤互王威聲所至恩信濟之無不內附十六年正月庚戌由潮陽港乘舟入海道至甲子門獲宋斥候將都統劉青顏凱乃知廣王所在辛酉至崖山而他將至外省調至者雖隸所部然儕視不相下有驕蹇意幾敢違其號令王以軍法斬其最甚者一人衆乃懾服聽命時宋人僑居海中環列千餘艘碇之連樓櫓其上隱然堅壁也王引舟師當之然其地兩山東西對立其北淺舟膠不可進我師由山之東轉而南入大洋始得與之薄又出騎兵斷其汲路燒其宮室而宋益困蹙無所容矣世傑有甥韓在王軍中三使招世傑世傑不從甲戌恒自廣州至舟小更授以二海戰船守北面二月癸未我師將戰或請以礮攻之王曰火起則舟散不如戰也明日四分其軍分處其東南北三面王自將一軍相去里許下令曰宋舟西崖山潮至必亟遁急攻之勿令得去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先麾北面一軍乘潮而戰不克李恒等順潮退樂作

宋人以爲且宴少懈王舟犯其前南衆繼之王命
高構戰樓於舟尾以布障之命軍士負盾而伏之
令曰聞金聲起戰先金而妄動者死敵矢傳我舟
如蝟伏盾者不動及舟將接鳴金撤障弧弩火石
交作頃刻并破七舟宋師大潰宋臣以其主廣王
赴水死獲其符璽印章張世傑北突吾軍而遁令
李恒追至大洋不及世傑走未至交趾風壞舟與
將士盡溺死於是嶺海悉平宋無遺孽矣磨崖山
之陽紀功而還十月入朝賜宴內殿慰勞良厚然
王以瘴癘疾作矣上命尚醫護視日以狀聞道近

待臨議用藥曰吾有國事待其謀畫必盡伎速命
之敕衛士坐其門曰九拔都病甚矣非必不可不
見者宣詔止之可也疾革沐浴易衣冠俾左右扶
至中庭面闕再拜返居室酌酒作樂與親戚賓客
爲別遺言毋厚葬甲一襲刀一事足矣明器以陶
爲之出南征時賜鈔與甲以畀嗣子珪曰汝父以
是立功其佩服毋忘語竟遂端坐而薨十七年正
月十日也得年四十三上聞之震悼詔京尹給喪
事辦過郡縣以禮迎送歸葬其鄉之定興縣河內
里祔葬祖墓而嗣子佩金虎符襲其軍萬戶二十

九年珪入覲上謂太師月兒魯那演曰此家父子
相繼自[illegible]
太祖皇帝以來定中原取江南漢人有勞於國者
是爲最張氏史氏俱稱授都史徒以籌議不如張
之百戰立功也所以爵其子孫者豈可與常人同
哉遂拜樞密副使行院江淮自是敭歷臺省三十
餘年爲國大臣矣王素敏悟喜讀書過目輒識大
義歌詩尤慷慨身長七尺脩髯如畫機明氣銳言
辨捷出勇畧絶人輕財下士授材於衆已不以爲
惠尚氣節敦信義與人交久而益敬剛直自將不
[illegible]位所屈雖臨之以威而辭氣洒落理辨[illegible]明
初丞相伯顏至建康大會諸將出庫金行賞而王
後至丞相曰　祖宗之法凡以軍事會集罪加後雖
貴近材勇無所貸爾何敢後衆錯愕王徐進曰臨
戰未嘗後受賞耻居先何爲不可丞相爲之俛首
其能片言解疑誤類如此簿録宋内府金帛行省
都事夾谷士常與焉既而多所遺失或因以誣士
常將就考驗王曰士常名士行義有素何可以此
議之請以本身官爵及家帑保其必不然者其後
誣果明南征時宋文丞相天祥之軍在潮之五坡

嶺弘正掩擊獲之縛文丞相以至樁以戈使舞不
屈王釋之待以客禮吏士或諫王曰敵人之相叵
測不可近王曰忠義人也保無它求其族屬被俘
者悉還之及囚京師聞王薨至爲之垂涕在海上
得宋禮部侍郎鄧光薦禮之於家塾以爲子師嘗
戒其子曰居官律已廉慎則公明自生御衆賞罰
信用則人致力不懷報怨之心怨亦自釋此三言
者皆王素躬行者也凡行軍非對敵未嘗敢妄殺
吏卒有病者必爲親視醫藥不幸死必轉送其家
凡上賜與即分頒士卒麾下有功賞或不時得則

慨然曰人宣力如彼而受抑如彼後或解體將誰
與共功乎甚者爲之涕泣陳說不得請不止故人
樂爲之用及爲元帥雖有所刑戮亦必爲之懇惻
申諭仁聞既著薨之日天下莫不傷悼痛惜焉今
蔡國公又嘗謂集曰先王棄世予尚幼不足盡知
其奇謀偉績當時之交游與老校退卒于今畧以
漸盡雖欲廣聞不得及矣至其昭如日星不可泯
滅者則有信史與李王二公之碑在可以參攷者
故凡可知者備書之而不敢畧子一人今蔡國公
也孫六人某官某曾孫子一人某官某集嘗觀於

蜀漢矣諸葛武侯既沒所在求爲立廟後主不聽
百姓私祭之道上或曰宜聽立廟成都又不從步
兵校尉習隆中書郎向充等共言曰周懷召伯茇
棠不伐越思范蠡鑄金存像漢興以來圖形立廟
著多矣亮之烝嘗止於私門廟像莫立非所以存
德念功述追崇昔者也宜聽立廟沔陽親屬以時
致祭其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君子以爲禮亦
宜之然則亳州張氏之廟豈徒以著勲臣之世業
哉亦足以表朝廷之感德凡於腹心股肱爪牙之
臣無所不用其至矣故爲作詩以備樂歌焉其辭
曰
維昔　世皇受命自天四征既庭遂開宇原粤是
南國歷禩三百德在炎燧運往行息百萬我師不
亟不遲不殺而神赫其仁威江流湯湯談笑畢渡
木顛草偃有仆無拒　天子曰嘻士亦勞止時且徂
暑其休以俟丞相文武受言敬共息鋭養完牛酒
旨豊王乃扣閤諸具爲奏若峻阪馳寧柩其後面
上方畧報不踰辰往臨厥都雷飈疾神丞相傳言
天子明聖以順來歸請爾民命主幼臣迷勞我行
人王曰勿庸罪在柄臣身涉其庭氣直辭決稱臣

上表再拜門闕有保其遺奔于海涯延喘須臾自
靖其私王曰不可不告天子不極其征臣不敢
止乃錫神劒名甲副之抉癉排炎廓爲遺夷膠舟
于壑存其餘幾王言三進永訖炎紀横槊賦詩波
濤不驚磨崖勒銘表于鯢鱷功名則有壽位弗逮
榮隨哀興業以乂大三錫彌尊以啓王封冕舄佩
圭盛服在躬維茲毫人服德以世享嘗于廟從王
孫子於赫
世皇濯濯聖靈萬神景從翼之風霆我思淮陽陟
降在側孰是不顧永懷來格言言新宮高明深宏

中有王考右有王兄王之格思庶其在此烝蒿浮
游孰感而致維毫士女具曰不然我有井里王爲
陷阡我有溝洫王浚王畫王于作邑其城頟頟我
藝桑稷亦有稻秔羊豕在牢以庖則盈笳簫鐃鐸
享士乃作我迎我享是用不作昔我父祖荷戈與
及從王南征百戰是俱春雨既濡秋降霜露王來
享茲從我父祖維時君子顧瞻咏嗟咨毫庶士孰
知其它王有嗣子相我
仁廟正言于庭必扶其要邃深蔽虧群讒切膚
帝尚仁孝寧之厥家

英宗赫赫如日斯烈搜奸卒庸不假豪髮臨軒待
之命遄其驅託之股肱恩信渠渠天難諶斯難起
倉猝慮深謀遠罪人斯得　聖明繼統車塵徐徐亦
惟世臣謹度不渝既寧既好思極永保陳經啓心
非法不道申申其居儼儼其容孚于帝衷以世
師工王廟奕奕視此無斁匪亳是私國有恒秩

元文類卷第二十一

元文類卷第二十二

碑文

長春宮碑銘　姚燧

九真之始年秋九月七日
皇帝御香殿守司徒臣阿剌渾撒里集賢大學士
臣孛蘭弓奏輔元履道玄逸真人臣張志僊言臣
之曾師長春子丘處機爲全真學於寧海之崑崙
山　太祖聖武皇帝　剗金之十年方事西域闡其有
道自奈蠻俾近臣劉仲禄持詔求之又急其見而
遲其來繼俾以迓之抽兵以衛之與語雪山之陽

帝之所問師之所對如敬天愛民以治國慈儉清
靜以脩身　帝大然之曰天遣仙翁以寤朕命左
史書其言又以訓諸皇子者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已敕臣徐世隆載諸靈
應之碑惟是　太祖格天之年丁亥夏五詔因其號
易所居太極爲大長春宮由未有碑至是六十九
年人已無知受名所自不及今焉
陛下昭代曉之詞臣俾刻金石則益不白於將來
也敢昧死請制曰可十月十日事下翰林臣燧寔
以其日直筆故得兢惕以奉明詔臣聞老子曰取
天下者常以無事用是究觀歷古受命之君規規
務取止乎禹迹之舊其所後服固非兵不能讋故
萃衆智驅群雄謀而鬬之櫛沐風雨露處暴衣審
彼已以效成敗或累歲踰紀耒鋤未平可謂紛紛
事至殽也矧我
太祖天戈所直無敢傃刃視徹四海之土疆埸萬
國之社祧與臣妾億兆蒼　以生之黔首不啻疾風
之振林槁非囿　祝槀蒙汜燭龍不照而馬足所
及其勢猶不是止焉庸以較夫聲教不出禹迹者
僅如耳之在面有不能居其十一可曰自有生民

以来所無惟所有遠故后服益多惟爲獸大故久
馬而成功其事之殷有百十於古先者于是之時
乃遑旁求方外之士從容暇豫猶功成治定束干
戈無所於試之世不知圭統之艱苦不待長春之
告顧於老子取天下者嘗以無事之言已陰契其
說而寘會其機嗚呼聖哉然考仲祿之行其年已
邪長春承命絶宋金使幣從其徒十八人者以行
明年馳表謝之猶宿留山北辛巳會趣使再至始
發軔撫州經數十國爲地萬有餘里蹀血於戰場
避寇乎叛城絶糧於莽閬之沙漠自崑崙四年而
至雪山馬上舉策試之未及積雪之半觸寒溽暑
皺蹙寧其身之不恤以憂軫斯世計是勞勩有不
在開國諸勳之下故帝錫之虎符副以璽書不斥
其名惟曰神仙凡爲是學復其田租蠲其征商癸
未至燕年七十六矣而河之北南已殘首鼠未平
而鼎魚方急乃大闢玄門遣人招求俘殺於戰伐
之際或一戴黃冠而持其署牒奴者必民死賴以
生者無慮二三鉅萬人其推厚德植深仁致吾君
於羲軒者歷古外臣當受命之初能爲是乎匹夫
一言鄉人信之赴訟其門聽直其家爲有司者猶

罪以豪傑以武自斷而渙其群以二三鉅萬之人
散處九州統馭其手帝不疑之斯必有以豈厄予
所謂名不可以虛作者耶有遇其特未必見隆于
后世祖嘗語其嗣道者曰乃丘祖仙翁朕及識之
加贈長春演道主教真人二祖之見而知者然已
陛下以聞而知顧爲碑以表所由則長春之名籍
三聖以久壅者毋惑也臣又思之宮之與碑宜一
其時　大定憲三宗日不暇給嗣教真人尹志平
李志常不請則宜以
世祖之聖在位之久其培樹擁衛斯學之力而張
志敬王志坦祁志誠不一言焉及仙今請而輙報
可豈天固存列聖未究以待
陛下爲終之耶矧即位踰月爲壇壽寧宮凡日月
列星風雨雷電百神之親上山川社稷林藪走飛
諸祇之親下莫不奏假赤章以禋致之十一月與
改元端月財九閱月實三爲壇其後壇之延春閣
天步一[illegible]親以戾止其爲國與民介祉導和受釐
請命者文亦極矣又虞自長春以還禁爲醮祠今
雖開之京師而外未白也乃下詔萬方其旨若曰
先皇帝令江之北南道流儒宿衆擇之凡金錄科

罪以豪傑以武自斷而渙其群以二三鉅萬之人
散處九州統馭其手帝不疑之斯必有以豈厄予
所謂名不可以虛作者耶有遇其特未必見隆于
后世祖嘗語其嗣道者曰乃丘祖仙翁朕及識之
加贈長春演道主教真人二祖之見而知者然已
陛下以聞而知顧爲碑以表所由則長春之名籍
三聖以久垂者毋惑也臣又思之宮之與碑宜一
其時　大定憲三宗日不暇給嗣教真人尹志平
李志常不請則宜以
世祖之聖在位之久其培樹擁衛斯學之力而張

志敬王志坦祁志誠不一言焉及仙今請而輙報
可豈天固存列聖未究以待
陛下爲終之耶矧即位踰月爲壇壽寧宮凡日月
列星風雨雷電百神之親上山川社稷林藪走飛
諸祇之親下莫不奏假赤章以禋致之十一月與
改元端月財九閱月實三爲壇其後壇之延春閣
天步一再親以戾止其爲國與民介祉導和受釐
請命者文亦極矣又虞自長春以還禁爲醮祠今
雖開之京師而外未白也乃下詔萬方其旨若曰
先皇帝令江之北南道流儒宿衆釋之凡金録科

範不涉釋言者在所聽爲若然 先皇之開醮祠者
有成命也爲犯法臣所不愛竟柅而止自今其惟
以 先皇成命從事是
世祖獨未究者
陛下又終之也嗚呼事之開也有門而來也有途
其就也有時而成也有候方是詔下四海之人感
激奮言始吾以爲經厄之餘丘氏之學熄矣
陛下噓而然之俾屯者以亨塞者以通梗其道者
除之取其業者還之叢是數美于僊之身又冠之
以寶冠薦之以王珪被之以錦服皆前嗣教者所

亡嗚呼仙之求以報盛德圖以醻至恩其子若孫
與雲仍其來亡極者爲 陛下祈永永萬年當何
如也臣燧敢拜手稽首而詩之曰
於赫我祖帝縱其武俾爾肅將之剿平[illegible]島奠南
邦西陸水疆迺鼓迺捋龍旗載揚何水不亂乙山
不越萬國弱草剛風斯掖踰十暑寒振凱未曰六
飛之騁确确其艱孰 帝心休其益閑繼夕以朝
黃吳尚友方詔外臣道德資取崑崙載牽于于六
來及之雪山年已徂濯瀝厥腎腸爲告悃悃矣匪
至言身國之本維 帝[illegible]之[illegible]天覺予飲無忘忘

子訓史書虎符籠綬璽書誕告凡爲爾學其復亡
挠又曰長春而所宿號即名而宮歸主其敎假以
澤物宏　帝之仁于死于俘必拯以全旋還其真
子孫衆有一絶一繼孰世其守有惑其道而否滅
之人曰不然
太祖皇之矧我
世祖封植益力曰爾長春朕幼及識
太祖皇之維朕將之增謚四言煥其唐之有嚴
今皇乃聖乃哲身先孝治祖塗孫轍爰詔下臣伐
石劘穹臣拜稽首　二祖之功豈人不忘維　帝
欽崇驅馬飛廉屬車豐隆或從上帝陟降斯宮靡
祥不臻奚祉弗屆於皇我皇萬禩攸賴

延聖寺碑　姚燧

大德八年蒼龍甲辰之秋制移江東憲使臣燧于
江之西參行省政十月而至裁再閱月嘉平兌弦
三相帖赤自軍中啓遣開成路總管府判官常謙
數千里驛致安西王教于燧曰吾繇不忘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順聖皇后深恩大惠嘗
請于　帝求即六盤興慶池園爲寺用資兩聖冥
福以永　帝之億萬維年制可加賜黃金兩計者

二百五十楮幣貫計者五萬米石計者千四百五十規制一以都城勅建諸寺爲師而小之又虞衆役顓俾有司緩則後功急將罷力命王相阿魯輝身綱維之而時其饔勞節其休作經始于元貞丙申省成于大德癸卯非託金石將無以白始此者吾之心成此者帝之力也汝製寺名而文之俾其令集賢學士劉悊書徵士蕭㪅篆額燧敬受而伏思之今焉詞垣之臣雲烝林立敎不是徵而燧之命寔繇燧者蓋以文學及侍先王烏乎可辭敢上本所自而言曰在昔

憲廟大封宗室以世祖母弟國之關中于後立極之十三年當至元九年詔立皇子爲安西王以淵龍所國國之明年至長安營于素滻之西龍殿中峙衛士環列車間容車帳間容帳包原絡野周西十里中爲牙門譏其入出故老望之貽目怵心齋咨嘖嘖以爲有國而來名王樹藩無有若是吾君之子威儀盛者其特捷河之外秦圉內地教令之加于隴于涼于蜀于羌諸侯王郡牧蕃首星羅棊錯於是閭者靡不輿金籠帛效馬獻琛輻輳庭下勃磎竭蹷如恐于

後其大如軍旅之振治爵賞之予奪威刑之寬猛承制行之自餘商賈之征農畝之賦山澤之產鹽鐵之利不入王府悉邸自有又明年詔益封秦王綰二金印易府在長安者爲安西六盤者爲開成皆聽爲宮邸用不足取之廟廷歲或多至楮幣貫計者百三十萬裁七年而棄其國明年詔遣今王嗣國之四年當十九年益封江西吉州實食之户六萬五千歲入楮幣貫計者十萬三千春秋之服紵縑爲延各千嗚呼斯又歷古展親之未聞者於吉王未始至嶽維開中夏則樂其高寒即六盤居稽諸地志寔漢北地郡之畧畔道道下於縣其吏長而不令後廢隋義寧中置樂蟠縣既譌畧畔矣六盤又樂蟠之譌然以其地介乎涼隴羌渾之交時平則列置監牧攻駒而蕃息之有警則命將出禦無有常制四海無所爲而至者惟世祖淵龍之加兵大理也既嘗禡牙於茲及平而歸又飲至焉最其駐驛三易寒暑夫既乂此必遺澤餘波深浹他邦而王父子再世受之古稱河潤九里海潤百里信如斯言則發源天潢衍溢瀰漫將不千里其藩輔 天子寬西顧憂者又不百世而

止也亦竊思之王之有国二十有六年克自早抑
恒遠之宮而弗遑處爲　天子技拖鼓進退諸軍于
外以捍侮西北其忠勤如何于此之地心焉慺慺
求祈年今聖於昭昭追福往聖於冥冥王考妣亦
與薦焉爲宇事佛猶不率作得可而行其孝恭如
何枚是數孅善美孰與大書之言曰天道福善又曰
作善降之百祥易又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燧學
儒者未嘗知爲佛氏之言如佛亦聊是忠勤而孝
恭者爲善而福之則其教與儒可殊塗而同歸也
禮諸侯祭其封内山川華之爲嶽寔王封内嶽祠

之門揭爲宣鑿則表寺之名莫廷鑿爲宜也銘曰
於昭列聖事佛盡敬爰質之書古無有並土木之
工雕楹繪墉朱塵綺疏匹帝之宮金莖一氣頡頏
上下静供之脩乘輿必駕佛逝悠久其言斯存孰
爲其言百世梵孫　帝度其孫而教善治無間邇遠
京師必致匪徒致之曰時予師坐而衽連出巒並
馳有如今王於親則懿制地千里規爲時寺願指
其相展若易然矧錫金粟帝開其先面勢畧畔八
稔成績歸然都城勅建遺　帝師京師時寺門楣
以長以雄匪弟子誰鼓鍾之者梵唄之力鑿帝之

餘必王見及　帝億萬年王年斯千爲磐石宗以固
以綿燧作是詩刻時樂石尚憑佛乘垂示無極

崇恩福元寺碑　姚燧

大德十有一年
先帝立極親祼太室乃慨然曰予曾予祖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
裕宗文惠明孝皇帝至元三十有一年
成宗既祔廟矣而惟　皇考實誕耿躬未大尊顯
肆類上帝誄行定謚曰
順宗昭聖衍孝皇帝琢玉寶冊納諸廟中尊

皇太后以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元之號邇之爲
子遠之爲孫其孝以慈可謂致極而於宸心猶若
未然明年至大之元詔群臣曰昔朕萬里撫軍北
荒險阻跋踰躬擐甲冑北寇底平實艱實棘時有願言
皇曾考妣　皇祖考妣之豐功茂德　皇考太后之厚澤深
仁圖以報塞必俟他日振旅而南大建寶刹憑依
佛乘上爲往聖薦福冥冥慈闈祝釐昭昭下而億
兆臣民休祥蒙賴初匪有求年千世百專刹一已
卿曹其灼是懷惟以其日鑾輅親巡胥地所宜于
都城南不雜闤闠得是吉十勑行工曹甓其外垣

爲屋再重踰五百礎門其前而殿于後左右爲閣
樓其四隅大殿孤峙爲制正方四出翼室文石席
之玉石爲臺黃金爲趺塑三世佛後殿五佛皆範
金爲席臺及趺與前殿一諸天之神列塑諸廡皆
作梵像變相詭形怵心駭目使人勸以趨善懲其
爲惡有不待繕謁其書已悠然而生者矣至其榱
題梲桷藻繪丹碧緣飾皆金不可貲筭楯檻衡縱
捍陛承宇一惟玉石皆前名刹所未曾有榜其名
曰大崇恩福元寺用實願言外爲僧居方丈之南
延爲行宁屬之後殿庫廐庖福井井有條所窣隆禧

院比秩二品守以相臣割田外郡收其租入以給
祝髮日廩月鍰坤維爲殿秉輿時臨留必信宿久
或旬浹其急其成爲何如哉功垂什八期以四年
正月八日大慶賚將徧賚工官下及役夫何意其
日奄以奉諱群臣進勸宜如故事即踐天位
皇帝未忍宅恤經時而始受朝稱天誅曰
武宗仁惠宣孝皇帝恭抑之道亦云至矣又哀先
志之弗竟懼成功之將墜飭敦匠臣益虔乃職罷
行工曹入于留鑰曰凡脩營石木陶繪百工衆技
汝實司之與煩文移人取汝所何若從汝自爲則

易爲力而程蚤集矣且勑臣燧汝文之碑臣管以
闚天子以四海爲家何適非鄉而獨不忘其生所
者人情之同漢祖西都關中若忘沛矣及平英布
歸過其鄉賦大風使子弟歌之曰朕千秋萬歲後
嵬嵬猶思沛　太祖奮跡龍庭斯固其鄉由
世祖都燕宮室池籞百官府庫根柢乎此一歲乘
輿留居者半以故　武宗巡幸之還蒐田而歸必
於是焉大饗飲至若鄉然矧建大刹位置行列棊
錯星羅出其睿畫爲往聖今聖薦福祝釐者光所
惓惓陟遐之日有未訖工在天之靈懷乎故都他
日過之睹是翦然而完粲然而新必甚懌曰畢吾
願者眞嗣皇爲賴哉臣燧載拜稽首爲之頌曰鈞
之爲地匪福不異其異維何由建而寺且地之有
於開闢初何千萬年混爲民廬何於其時曾不蒙
福而至今也梵宮大築曰不難知譬人之身正氣
周流隨日而新嗟若梵宮相方視址授其成規維
昔　天子寫材於江伐石於山言出風行草靡庶
頑又假相臣汝往敦匠易衣寒暑飢俟汝餉于茲
三年大立細捐垂欲落之而陟配天
皇帝曰噫朕兄所志有銜未究其在傳次乃勑攸

司無替爾程其用則取邦賦之經佛宇勅爲前古
有是而其所無　兩聖之治前聖往矣于佛焉依
今聖萬年與日齊輝濡軌長江拳石喬嶽善頌之
存梵唄攸託

普慶寺碑　姚燧

大承華普慶寺者
皇帝爲　皇祖妣徽仁裕聖太后報德作也
裕聖以歲戊午來嬪越三年　大帝建極當至元
乙酉方廿有八年　裕祖陟天在疚煢煢茹荼與
蓼上以慰安　大帝於倦勤中以惠鞠晉邸
順考成廟之不天皆俾不大盡傷乃心下爲
皇孫武宗聖上擇師取友督勸於學俾知先王禮
樂刑政以爲治國平天下之具若曰乃
裕祖獲心九有者正由乎斯外接宗親之會見內
貧宮臣之率職致孝極慈敦睦示嚴如是而善韜
智晦明以藏其用　大帝才之關政于家則曰于
婦是謀投大遺艱不言意喻廿九年
順考陟方又二年　大帝登遐柱傾于天維絕于
地急變秋也徐爲圖回未嘗大聲以色益示暇豫
經時無君四表不聞枹鼓一鳴召至

成廟於撫軍萬里之外授是神鼎易天下岌岌者
爲泰山之安俾聖子神孫得以秉承今億萬年大
德二年詔　武宗復撫軍于北日侍慈闈者惟
今皇上一馬耳故情不分而愛彌篤怡言煦之摩
手撫之食焉而羹息焉而廩又伺有無而增益之
會太官答難監龍興還由老無子自簿藏獲數千
指牛羊馬駞蹄角亦數千田屋貲貨猶不與存盡
獻之隆福宮　裕聖則曰吾何庸斯其賜
今皇上四年　裕聖上僊撤是獻屋爲殿三楹事
佛乎靈以盡孝思由前

順考之國河內未至而還乃與今
皇太后克成先志出居二年
成廟登遐馳歸京師內難謀作兆緒滋章先事奪
之殄殲大慝清宮以待
武宗之至既踐天位惟以其月授皇太子寶中書
令樞密使誕告萬方明年至大之元視昔所作圖
報弗稱乃慨歎曰德一也時則二焉始之報也吾
未出閤惟其身今也登茲元良可不爲天下報乃
市民居倍售之估跨有數坊直其門爲殿七楹後
爲二堂行宮屬之中是殿堂東偏仍故殿少西置

甓爲塔又西再爲塔殺與之角峙自門徂堂廡以
周之爲僧徒居中建二樓東廡通庖井西廡通海
會市爲列肆月收僦　寺須是資大抵撫擬
大帝所爲聖壽萬安寺而加小其磐礎之安陛戺
之崇題奚之鬱藻繪之輝巧不劣焉亦大役也未
嘗發民一夫皆傭立爲之其費一出宮帑既其落
止淨供之脩薦福冥冥或者
裕聖乘雲御風陟降自天歆茲崇報必反而酬陰
隲於下降福穰穰者理則有之何難灼見焉惟
今皇握黃圖以負丹扆其大則天其威則雷霆其

不測則神明推是報德而上之將不　裕聖一世
而止其孝思遠及烈祖者何窮已哉崇祥院臣請
礱石以頌功德勅命臣燧臣伏思之佛氏之言爲
書數千卷博大閎肆學佛之徒猶有白首不能遍
觀儒生未嘗夙一經目雖勦爲說終爾膚近不能
深造其微故惟如勅所敎惟詩報德其辭曰
有岑其宇有踐其廡有楹惟旅金鋪雕礎瞿瞿其
瞻劌劌其廉秩秩其正於粲其嚴伊誰考斯帝宮
亞匹則今
皇帝覺皇氏即其圖以進薦福于幽於我

裕聖報德是求惟我　裕聖為烈無兢
大帝遐征儲席虛正時我
成廟撫軍龍荒惟朝委裘三月皇皇萬里召赴天
位畀據其神而明孰測為度如是拱默宮居深安
陋昔后毋簾政僭干惟撫慈孫於學知勵又開太
平大業今繼始為之小其報猶私今焉一人以天
下為以天下為誰專　裕聖嘉與慈闈實普其慶
往聖已矣慈闈萬年翼翼綿綿悠久如天　皇上
之心初豈以已覺皇貞之其錫繁祉

應昌府報恩寺碑　程鉅夫

城應昌之四十有一年
上即皇帝位制公主相哥剌吉封皇姊大長公上
子阿禮嘉世立嗣封魯王命下之日主謂王曰應
昌有土肇自
太祖皇帝成於
世祖　裕皇而　順宗皇帝今
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元皇太后實已所自出
上篤親睦之誼承　成宗　武宗惇叙之志以有
今日欲報之德惟佛焉依至大二年蚤規建佛寺
于宮之東曰報恩盍竭力成之既成請文勒碑昭

示無極上以命詞臣臣鉅夫謹按
太祖初興魯國忠武王按赤那演以佐命元勲有
分地約世婚而　昭睿順聖皇后歸于我
世祖
太祖之孫薛赤干公主下嫁王子納陳至元八年
始置應昌府以封其子帖木兒尚帝季女囊加真
公主未幾陞府爲路十四年帖木兒北征有大勲
賜號按答兒圖那演元亨元年封濟寧王主爲皇
姑魯國大長公主子弩不剌尚相哥剌吉公主乃
今皇太后之中子也大德十一年

武宗即位封皇妹大長公主弩不剌魯王逮今嗣
王祖孫凡五世國益大爵益貴恩數益異爲之傅
以輔之爲之群有司以治之於是弘吉剌氏維古
塗山有娀不足擬隆寺之建所以歸美報上昭忠
孝也殿堂廡門庖寮庫庾度經之室棲碑之亭金
碧煜華棼橑宏密繚以周垣亘以脩塗一木一石
必出乎已一夫一役不煩乎民簡僧之有行業者
曰智心主之日帥其徒請演祝讚梵唄洋溢諸佛
降監祖考來格帝室王家福禄攸同謂之報恩不
亦宜乎洪惟　聖祖神孫覆斯天載斯地廣大慈仁

與佛一德皇姊嗣王克永孝思克廣德心以崇佛
乘宜　聖上親親之道彌至而臣子報稱之誠無
斁賛皇圖於億載保王國以匹休猗歟盛哉臣鉅
夫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在昔　太祖龍興朔方惟弘吉剌忠武洸洸佐定
中原遂開大荒約締世婚申錫土疆寔生昭睿相
我　世皇光天之下德盛仁疆應昌既邦魯國是
王貳館繼承奕葉重芳連城列邑沃野相望設官
分職乃紀乃綱婉婉皇姊愛積厥躬帝弟帝兄承
于　祖宗洎我　聖母澤濬恩隆何以報之佛法
是崇迺集群材迺徵六工于城之中于宮之東爰
作爰謀爰蔽我衷以奠覺皇以展孝恭飛殿峨峨
列屋周阿丹題藻梲雷轉星羅彤雲承霤翠霧凝
柯天花夕雨貝葉晨哦慧日曬光祥風扇和寒松
沃色碧海澄波永底佛慈百祿是荷盤石其宗礪
山帶河　聖壽萬年　帝壽且多佛法廣運皇道無頗

上都華嚴寺碑　　袁桷

太祖皇帝肇定區夏視居庸以北爲內地戶族散
處皆安其簡易在　憲宗皇帝時將有事西南底
慎舊章建置靡遑時則

世祖皇帝治軍和林相厥地利曰維灤陽展親會
朝茲爲道里得中稽衆契龜僉告允吉因地而名
之曰開平焉歲在庚申
世祖承大歷服建國改元削僭靖亂宗王殊邦奉
貢效璧咸會同於開平縣是定爲上都大興爲大
都兩京之制協於古昔矣省方有常庶職攸叙商
旅子來置而勿征首建學廟乾艮二隅立二佛寺
曰乾元曰龍光華嚴復立老子宮于東西相須以
成化俗儆蒙緊二教是先具訓淵遠將垂憲永以
爲民則

仁宗皇帝在東宮如華嚴惕然永思粤惟 皇祖置
慮弘廓建都功業弗克崇闡紹開是我子孫不大
彰顯爰命守臣相畫撤而廣之踰十年將成
仁宗陟方
今上皇帝北巡狩回上都首幸華嚴若曰列聖在
天神化合一朕罔敢有替述修聖明將於是有在
廣植冥福神御周流宜得以屆止其以先帝所構
殿鎮于後維五方佛像在
世祖時素有感異復廣大殿以居之梵相東西挾
翼以從凡尊事棲息悉如其教以備又別賜吳田

百頃安食其衆至治二年夏六月丁卯丞相入宿
衛上都留守司臣某傳旨命翰林宜為碑紀其成
績俾萬姓蒙祉庶得以昭朕奉思臣桶竊以為天
地生物無心以成維聖人有憂則曰物有不齊皇
極是訓西方聖人則曰性本至善遷以隨欲慾由
妄生性日益昏故為物為變至於摩盪轇轕生死
靡分於是有懺解之說焉有追崇之說焉彼生得
以斷死得以離則本性湛空無有垢累道奚病矣
華嚴設辭以富貴為喻終之以返真復初俾世之所
景慕由境以入因境而悟入於無相其於喻也深
有旨矣　世祖命名亦將以警夫迷俗愍濟群動
與前聖相合者實在是聖聖繼承靡有銖異臣桶
屢從屬車聞首主是山者曰至温師以妙密縝緻
為本行傳宗洞山與太保劉文貞公秉忠為方外
友磊落有大計因得見
世祖於潛邸陳對明朗遂大器之六傳曰惟壽今
授司徒際遇隆赫於法祖有光壽能文辭守其道
專固則永以傳謹再拜稽首為之銘曰
於赫　世祖武緯文經廣莫相攸堅墉斯城鑒觀
群生厥性有恒驕驁忿鬬失常是行沉昵昏惑執

妄是成維政與德具訓以儆善本性初爲明爲靜
猗與覺皇功始戒定或喻以空或設以境空解境
悟直慧永證巍煌華嚴窮珎極瑰龍伏藻井雲凝
瑤臺積香浮浮側鋋枚枚耄穉畢觀心掉膽摧相
旣永離虛空如埃
世祖稽古是則是效暨于　仁皇益闡乘教維
皇御極承志廣孝曰列聖在天鴻績靡報顧瞻咨
嗟展飾殊妙錫福兆民列聖之心拯彼大迷覺皇
具陳謨烈顯承如歲之春物無癘疵膏熈沐淳億
萬卜年刻銘珉

龍翔集慶寺碑　虞集

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自金陵入正大
統建元天曆以金陵爲集慶路遣使傳旨御史大
夫阿思蘭海牙命以潛宮之舊作大龍翔集慶寺
云明年名中天竺住持禪師大訢於杭州授太中
大夫主寺事設官隸之畫宮爲圖授工部尚書王
士弘往董其役斥廣其地爲民居者悉出金購之
土木瓦石丹雘金碧之需財自內出不涉經費工
以傭給役弗違農有司率職庀功景從響應御史
中丞趙世安承稟於內行御史中丞易釋董阿忽

都海牙相繼率其屬以莅之是以吏敏於事而民
若不知材既具期以又明年正月某甲子之吉迺
建立焉其大殿曰大覺之殿後曰無量壽佛之殿
居僧以致其道者曰禪宗海會居其師以尊其道
者曰傳法正宗之堂師弟子之所警發辨證者曰
雷音之堂法寶之儲曰龍藏治食之處曰香積鼓
鍾之宣金穀之委各有其所繚以垣廡闢之三門
而佛菩薩天人之象設纓蓋床座嚴飾之具華燈
音樂之奉與凡所宜有者皆致精備以稱上意焉
賜姑蘇腴田以飯其衆　上在奎章閣親詔臣集

製文刻石以誌之臣聞金陵之虛自秦時望氣者
嘗言有天子氣至藏金土中以鎮之其後若吳晉
宋齊梁陳南唐之君長據以爲都會然皆瓜裂之餘
僅克自保要不足以當王氣之盛夫孰知江山盤
踞之固天地藏閟之久積千餘年而有待於我
聖天子之興也不然何淵潛之來處遂飛躍之自
茲見諸禎祥行事昭著之若此者乎夫太陽之升
麗於天光燿熙赫高深廣袤之區生成動植之類
孰不受其煦燠而其次舍之所經知天者必仰推
而志之天子以四海爲家莫非聖明之所臨鑒惟

帝運之所由起天人應合之機實在於此其可忽
諸今天子建極于中撫制萬國顧懷昔居勢隆望
重非我佛世尊無量之福孰足以處乎此也茲寺
之成上以承 祖宗之鴻庥下以賡民庶之嘉惠
聖天子之至仁大慈垂示乎億萬斯年者於此可
見矣於戲盛哉敢拜手稽首而述讚曰
明明上天祚我皇國 聖祖神宗立我民極於昭
武皇懋建丕績憲章脩明民用齊飭天下爲公
仁廟受策治極而圯或斁彝則迺睠明哲是保是
翼俾久而安弗邇以遂祝融效靈海若率職更相
吉土此惟與宅吉土惟何建業舊邑龍依崇丘虎
在盤石昔有居者不稱厥德惟我
聖皇天命攸迪川寧於波田宜於穡民用孝敬神
介景福帝命不遲師武臣力遂開明堂受天之曆
廟而祖饗郊而帝格治功告成庶物蕃息江流湯
湯經我南服中城有宮 皇所肇迹惟時父老載慕
疇昔雲來目臨庶我心懌
皇帝曰嘻予豈汝釋維大覺尊寶相金色常以慧
慈極汝迷溺我即我宮作祠奕奕照汝淨月沐汝
芹澤汝見大雄如我來即馬寶象寶珠貝金璧凡

我施無惜無畜無害居佛之域民庶稽首
我不知識我願 天子聖壽萬億與佛同體住世有
赫一誠報恩有永無斁

元文類卷第二十二

元文類卷第二十三

碑文

平雲南碑　　程鉅夫

國家繼天立極日月所照罔有內外雲南秦漢郡
縣也負險弗庭　憲廟踐阼之二年歲在壬子我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以介弟親王之重授鉞
專征秋九月出師冬十二月濟河明年春歷鹽夏
夏四月出蕭關駐六盤八月絕洮踰吐蕃分軍爲
三道禁殺掠焚廬舍先遣使大理招之道阻而還
十月過大　上率勁騎繇中道先進十一月渡

瀘所過望風款附再使招之至其國遇害十二月
傳其都城城倚點蒼山西洱河為固國主段興智
及其柄臣高泰祥背城出戰大敗又使招之三返
弗聽下令攻之東西道兵亦至乃登點蒼臨視城
中城中宵潰興智奔善闡追及泰祥於姚州俘斬
以徇分兵畧地所向皆下惟善闡未附明年春留
大將兀良合觧經畧之　上振旅而還未幾拔善闡
得興智以獻釋不殺進軍平烏蠻部落三十七攻
交趾破其都收特磨谿洞三十六金齒白衣羅鬼
緬中諸蠻相繼納款雲南平列為郡縣凡總府三
十七散府八州六十縣五十甸部寨六十一見戶
百二十八萬七千七百五十三分隸諸道立行中
書省於中慶以統之大德八年平章政事也速荅
兒建言所領雲南地居徼外歷世所不能臣
先皇帝天戈一麾無思不服今其民衣被皇明同
於方夏幼長少老怡怡熙熙皆自忘其往陋非神
武不殺之恩不及此惟點蒼之山嘗駐蹕焉若紀
聖功刻石其上使臣民永永瞻仰於事為宜中書
以聞制曰可以命詞臣臣文海再拜稽首而言曰
世祖皇帝之德大矣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

覆燾而生生之意恒寓於雪霜風雨寒暑變化之中物之蒙之者薰然而温灑然而濯翕然而同靡然而順有不自知其然而然者故其功烈之崇基業之廣貫三靈而軼千古夫以大理之昏迷[illegible]雪我使人若奮其武怒俾無遺育可也而招徠綏緝終釋其主弗誅烏虖微天地之德孰能與於此乎今　陛下建中和之政凡以繩祖武厚民生無所不用其極中外欽承無遠弗屆是以藩方大臣於錢穀甲兵之外惓惓以光昭令德爲請其知爲政之本也已漢世宗從事西南夷天下爲之騷動蜀民咨怨喻之諄諄鑿池莅習再駕而後取之其視今也孰愈穆王周行寓縣必皆有車轍馬跡焉初非疆理天下也而世猶誦之至今其視跋履山川洒濯其民而納於禮義之域孰愈彼碧鷄金馬與夫點蒼皆其山之望者也漢使祭之唐季盟之夫各有所畏焉耳今也鐫未始磨之崖紀無能名之績桓桓燁燁與世無極豈惟足以震百蠻榮千古其餘光所被山川鬼神與嘉賴之鳴呼盛哉矣

臣事

先皇帝蚤受眷知今復待罪禁林發揚蹈厲職也

不敢以荒落辭謹再拜稽首而系之詩曰
於皇繼元載地統天大噫小噓曰寒以暄粤西南
陬水駛山嶺風霆流形氣交神州跂息蠕蠕勾萌
鮮鮮谷飲巢居燕及跕鳶緊誰之恩　聖祖神孫武
烈文謨漪祓生存既有與常被之服章我吏我民
我工我商萬國一家孰為要荒黠蒼蒼禹迹堯
牆井鉞參旗終夜有光威不違顏作善降祥嗟爾
耄倪視此勿忘

太師廣平貞憲王碑　閻復

三台平乾象以清五嶽奠坤載以寧三公得人鼎
祚以隆蓋力莫競於柱天勲莫高於靖亂忠莫大
於扶日惟我太師廣平貞憲王月呂魯公自乃祖
乃父光輔聖元豐功盛業在天壤間猶星之有台
山之有嶽歟公阿爾剌人小字玉昔迨至貴顯寵
以不名賜號月呂魯那演譯云能官也始祖孛端
察兒以才武雄朔方曾祖納忽阿兒闌所居與
烈祖神元皇帝接境素敦仁禮之好祖博爾术贈
推忠協謀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謚武忠
父孛欒觧贈推誠宣力保順功臣太師開府儀同
三司謚忠定並追封廣平王廣平王家分地故以

封之武忠志意沉雄善戰知兵
太祖聖武皇帝在潛共履艱危義均同氣征伐四
出無往弗從時諸部未寧每遇武忠警夜寢必安
枕寓直於內與語或至達旦魚水之契殆若天授
初要兒斤部卒盜吾牧馬武忠共往追之時年十
三知其衆寡不敵乃爲出奇從旁夾擊之冦捨所
掠而去及戰太赤兀里鋒鏑既交約畢命勝敵無
或退步武忠繫馬於腰跽而引滿方寸不離故處
太祖推其膽勇嘗潰圍於怯列
太祖失馬武忠擁與累騎而馳頓止中野會天雨

雪張蓋衆以翳及旦雪深數尺龍顏弗霑武忠植
立通夕足跡宛然不移顛沛造次脫主於難雖古
烈士無以加蔑里期之戰風雪迷陣再入敵中求
太祖不見急趨輜重則御勒已還卧甚車中聞武
忠至曰此天賛我也及得天下君臣之分益密視
夫人蔑里乞真不廢丘嫂禮皇子察哈解出鎮西
域有旨從武忠受教武忠教以人生經涉險阻必
獲善地所過無輕舍止謹白龍魚服之戒玉音謂
皇子曰朕之教汝亦不喻是武忠既老以病薨
太祖悼痛如喪所親初忠定之生方還自蔑里期

戰所中途護視不啻如已子長率父兵襲爵萬夫
長國初官制簡古置左右萬夫長位諸將之上首
以武忠居右東平忠武王居左翊衛辰極猶車之
有輪身之有臂電掃荒屯鰲奠九土柱天之力競
矣貞憲王月呂魯公器量宏達襟度淵深莫測其
際弱歲襲爵統按台部衆
世祖皇帝聞其賢驛召赴闕見其風骨厖厚解御
服銀貂以貺國朝重天官內膳之選特命領其事
侍宴內殿公起行酒詔諸王妃皆執婦道未幾拜
御史大夫江南既下裂土益封功臣後即以泉州
路爲分邑公長臺憲務振宏綱弗親細故興利之
臣欲援亡宋舊制併憲司入漕府他日當政者又
請以郡府之吏互照憲司撿底公言風憲所以戢
姦若是有傷監臨之體其議乃格公事上遇下一
本於誠事有廷辯當霆之下辭益鯁直天顏爲
之霽威至元二十四年宗王乃顏叛東鄙
世祖躬行天討命公總戎以先之大駕至半道則
公已退敵僵尸覆野數旬之間三戰三捷獲乃顏
以獻詔選乘輿馳畜百蹄勞公公謝曰天威所臨
猶風偃草臣何力之有駕還留公勦絕餘黨執其

酋金家奴獻俘於朝同惡數人戮之軍前明年乃
顏餘燼哈丹禿魯干復叛再命公出師兩與敵遇
皆敗之追及兩河威乘破竹敵衆大衂酋長遁去
時已盛冬聲言駐兵俟春方進忽倍道兼行過黑
龍江徑擣巢穴殺戮殆盡其酋莫知所終夷其城
郭鎮撫遺黎而還國家承平日久而變生肘腋貽
九重宵旰之憂公英猷載奮不期月而三叛悉平
靖亂之勳偉矣詔懋其勞賜內府七寶冠帶以旌
之加太傅開府儀同三司申命禦邊抗海二十九
年加錄軍國重事知樞密院事宗藩帥鉞一切稟
命於公特賜步輦入內位望之崇廷臣無出其右
三十年
今上皇帝以皇孫撫軍北邊公爲輔行請授
裕考所佩儲闈舊璽詔從之鼎湖上仙公奉鑾馭
而南宗室諸王畢會上都定策之際公起謂皇兄
晉王曰宮車遠駕已踰三月神器不可久虛宗祧
不可乏主疇昔儲闈符璽既有所歸王爲宗盟之
長奚俟而弗言王遽曰
皇帝踐阼願北面事之於是宗親大臣合辭勸進
公復坐曰大事已定吾死且無憾惟公一言合臣

民共戴之誠成　先皇付託之意扶日之忠至矣
上即位之始進秩太師佩以尚方玉帶寶服還鎮
北邊元貞元年冬議邊事入朝　兩宮錫宴酬酢
盡歡如家人父子然先是夫人禿忽魯蒙賜侍宴
之服曰只孫昭異數也命婦獲受此服由公家始
自餘奇珍祕寶賞賚弗可殫紀還鎮有期不幸遘
疾以十一月十八日薨於賜第之正寢兩木氷者
連日春秋五十有四　上聞之震悼不已敕有司
給喪賻賵有加劍香木爲棺錮以金銀北葬於怯
土山之原大德五年春詔贈宣忠同德弼亮功臣
佐前太師開府儀同三司録軍國重事御史大夫
追封廣平王謚曰貞憲祖妣蔑里乞真妣完顏氏
及夫人抄真夫人禿忽魯皆封廣平王夫人抄真
先卒禿忽魯今主家事訓迪諸子克成奉先述繼
之美子男三人曰木剌忽曰脫隣曰禿土哈女三
人曰失鄰適太師興元忠憲王完澤之子中書右
丞長壽曰不蘭芍適宣政使荅失蠻之子泉府少
卿不列禿曰班真在室木剌忽年未及冠詔選
皇彌甥女都馬妻之仍襲爵萬夫長復命公之介
弟禿赤爲御史大夫九年春有詔爲公植碑通達

載揚丕績事下翰林爲文臣復竊惟伊尹相湯伊
陟復稱名臣呂望興周呂伋嗣封大國載在方冊
以爲美談公家歷事累朝奕世載德師垣萃於一
門王爵加於異姓其視商周賢佐宜無少讓以之
勒景鍾光信史其誰曰不然小臣作銘不獨表異
渥於宗臣尚篤子孫忠孝之勸銘曰
皇元肇基天挺神武祝栗驤龍崆峒嘯虎猛將如
雲謀臣如雨矯矯武忠攀鱗附羽草昧經綸疏附
禦侮力竭股肱誠殫心膂忠定桓桓勲伐繼樹命
佐商周德符伊呂鰲斷立極鷹揚啓土元祚如天
忠力可柱顯允貞憲事予
世祖綱振烏臺望崇紫府冠起東藩天戈奮舉公
在前鋒氣盈一鼓敢以虜憂遺之君父駕至中途
公已退虜一戰而勝還師帝所孽燼復然餘勇再
賈威乘破竹敗之水滸三叛悉平遺黎按堵天語
勞公賞錫繁縟公曰天威如拉朽腐還鎮朔方殫
壓虎旅日賛重明龍飛九五乃冠台躔乃執圭珇
公之庇民如室斯宇公之衛社如棟斯礎方倚長
城遽停相杵當宁盡傷行路悽楚褒德賞功恩洽
施普績紀金石家聯簪組咨爾後人無替成矩泰

山如礪黃河如縷爵以永傳焜燿千古

太師淇陽忠武王碑　元明善

粤若稽

太祖法天啓運聖武皇帝誕膺景運龍奮朔方滅克烈主王可汗迺蠻主太陽可汗以至西夏西域金源次第平時則有佐命元勲曰博兒渾曰博兒朱曰木華里及即寶位錫之券誓慶賞延于世世故朝廷議功選德必首三家焉臣謹按忠武王諱月赤察兒姓許慎氏曾大父即博兒渾也自

太祖蚤年已見神聖委心臣事大業肇基身餘百戰竟薨于敵是時官制簡古止爲第一千戶後封於淇州又食沅州六千戶贈推忠佐命著節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追封淇陽王夫人鐵魁追封淇陽王夫人子脫歡王之大父也嗣父官佐

憲宗皇帝四征不庭日闢土疆厥功爲懋薨贈推誠翊運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追封淇陽王夫人禿滅追封淇陽王夫人子夫烈門王之父也恒鎮徼外後征六詔懷服諸蠻遘疾薨于軍贈崇仁宣理保德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追封淇陽王夫人石氏金宰相女也

追封淇陽王夫人夫人生王六年王之父薨誓不
他適王性仁厚儉勤事母備諸孝敬資貌英偉望
之如神
世祖皇帝雅聞其賢後閔其父之死事也年十六
召見容止端重奏對詳明上驚喜曰失烈門有子
矣即命領四怯薛太官怯薛者國制分宿衛供奉
之士爲四番番三晝夜凡上之起居飲食諸服御
之政令怯薛之長皆總焉至元十七年長一怯薛
明年詔曰月赤察兒秉心忠實執事敬慎知無不
言言無不盡曉暢朝章用輙稱旨不可以其年小
而遲其官可代線真爲宣徽使制下階正議大夫
兼領尚膳院光禄寺二十年加階中奉二十六年
上討反者于杭海皆陳王奏曰丞相安童伯顏御
史大夫月兒魯皆嘗受命征戰三人者臣不可以
後之今勍賊逆命敢禦天戈陛陛下憐臣賜臣一
戰上曰乃祖博兒渾佐我
太祖無征不在無戰不克其勲大矣卿以爲安童
輩與爾家同功一體各立戰多自恥不逮然親屬
凜韃恭衛朝夕俾予一人不逢不若爾功非小何
必身編行伍手事斬馘乃始快心邪二十七年桑

葛既立尚書省簧鼓上聽殺異已者籍天下口以
刑爵爲貨而販之咸走其門入貴價以買所欲貴
價入則當刑者脫求爵者得不四年綱紀大紊人
心駭愕尚書平章政事也速荅兒王之太官屬也
潛以其事告王王奮然奏劾桑葛伏誅 上曰月赤
察兒口伐大姦發其蒙蔽乃以沒入桑葛黃金四
百兩白金三千五百兩及水田水磑別墅賞其清
彊桑葛既敗 上以湖廣行省西連番洞諸蠻南接
交趾島夷延袤數千里其間土沃而人夥畜丁溪
子善驚好鬬非賢方伯不能撫安王舉哈剌哈孫
荅剌罕以爲其省平章政事凡八年威德交孚飛
聲海外入爲丞相天下稱賢二十八年都水使者
請鑿渠西導白浮諸水經都城中東入潞河則江
淮之舟既達廣濟渠直泊於都城之匯 上亟欲其
成又不欲役及細民敕四怯薛人及諸府人與鑿
所司高深之分賦之刻日使畢王率其屬著役者
服操畚鍤即所賦以倡趨者如雲依刻而渠成賜
渠名通惠河而河爲公私大利 上語近臣曰是渠
非月赤察兒身率衆手成不亟也賞以黃金五十
兩白金五千兩寶鈔五千貫三十年 上以王佐命

元勲之後廉白而能加以推姦薦賢遷金紫光祿
大夫知樞密院事仍宣徽使明年
成宗皇帝登極制曰月赤察兒盡其誠力深其謨
謀抒忠於國流惠於人可加開府儀同三司太保
録軍國重事樞密宣徽兩使如故大德四年拜太
師初金山南北叛王海都篤娃據之不奉正朔番
三十年時入爲寇恒命親王統左右部宗王諸帥
屯列大軍備其衝突五年朝議北師少息紀律或
失命王亞晉王甘麻剌以督之是年海都篤娃入
寇城爲五軍王將其一鋒交軍頗不利王視之怒

被甲持矛身先陷陣二軍隨之出敵之背互軍合
擊敵大崩潰海都篤娃遁去王亦罷兵歸鎮賞功
謀臯恩威服於敵人厥後篤娃來請臣附時
武宗皇帝亦在軍王遣使與
武宗及諸王將帥議曰篤娃請降爲我大利固當
待命於上然往反再閱月必失事機事機一失爲
國大患人民困於轉輸將士罷於討伐無有已時
矣篤娃之妻我弟馬兀合剌之妹也宜遣報使許
其臣附衆議爲允既遣始以事聞 上曰公深識機
宜既而馬兀合剌復命由是叛人稍稍來歸十年

冬叛王滅里鐵木兒等屯于金山
武宗帥師出其不意先踰金山王以諸軍繼往壓
之以威啖之以利滅里鐵木兒乃降其部人驚潰
王遣禿滿鐵木兒察忽將萬衆深入其部人亦降
察八兒者海都長子也海都死嗣領其衆至是我
軍掩取妻子及其部人兩部凡十餘萬口十一年
武宗入踐天位詔曰公弼亮三朝荐立武功朕嘉
賴焉察八兒女燕鐵木兒帝室之胤今以妻公賜
公以世祖宴幙成宗御輦及幙入樂工海東
白鶻文豹至大元年王遣使奏曰諸王禿苦滅本
懷攜貳而察八兒遊兵近境叛黨素無悛心儻含
謀致死則垂成之功顧為國患臣以為昔者篤娃
先衆請和雖死宜遣使安撫其子欵徹使不我異
又諸部既已歸明我之牧地不足宜處諸降人於
金山之陽吾軍屯田金山之北軍食既饒又成重
戍就彼有謀吾已擣其腹心矣奏入 上曰是謀甚
善公宜移軍阿答罕三撒海地王既移軍察八兒
禿苦滅欲奔欵徹不敢納去留無所遂相率來降
於是北邊以寧 上詔王曰公之先佐我 祖宗常為
大將攻城戰野勲烈甚著公國之元老宜忠底績

清謚中外朕昔入繼大統公之謀猷又多今立和
林等處行中書省以公為右丞相依前開府儀同
三司太師録軍國重事特封淇陽王佩黄金印宗
藩將領實瞻公麾進退其益懋乃德悉乃心力毋
替所服四年王入朝
今上皇帝燕之于大明殿眷禮優重九月六日疾
病敕御醫數輩診療越三日薨于大都私第之正
寢是夕大雨春秋六十有三
皇太后賻鈔二萬五千貫上敕少府以香木為棺
給驛馬百送葬北地
詔議飾終之典翰林臣請
贈宣忠安遠佐運弼亮功臣太常臣請謚忠武宰
相請其階官封如故制曰可夫人抹開公主宗王
斡赤孫女也也遜真公主宗王塔察兒孫女魯王
脫脫女兄也燕鐵木兒公主旣察八兒女也赤鄰
別速氏千戶王龍鐵木兒女也完澤扎剌兒氏忽
都台扎剌兒氏右臣相東平王女弟也並封淇陽
王夫人子男士人曰塔剌海夫人赤隣所生端良
剛毅有古大臣風至元三十年佩金虎符特授昭
勇大將軍左都威衛使大德元年三月加階昭武
七月遷榮禄大夫徽政使仍左都威衛使四年兼

樞密副使六年遷同知樞密院事八年兼宣徽使
十年閏正月加光祿大夫七月遷知樞密院事
武宗即位之歲五月詔曰卿事
裕宗皇帝
裕聖皇后爲善則多不善則不聞也卿其相朕奏
曰中書大政所出細而金穀銓選臣國人也素未
嘗學樞密宣徽徽政三使所領已繁又長怯薛及
春秋隨駕蒐獮誠不敢舍是以奸大政固辭刺曰
卿元勲賢嗣舍卿復孰相哉其勿辭拜銀青榮祿
大夫中書左丞相仍領餘職他日詔曰

成宗常賜卿江南田六千畝今加賜四千奏曰萬
畝之田歲入萬石臣待罪宰相先規已利人謂臣
何江南民力極矣請辭萬石之入入官以蘇民力
上悅而允六月拜大保録軍國重事太子太師加
階開府儀同三司依前左丞相七月拜右丞相監
脩國史師保領録如故未幾上手授太尉印奏曰
世祖未嘗以此官官人臣不宜受奏可至大改元
加領中政使其年四月二十有四日從幸上都至
懷來以疾薨贈智於懷忠昭德佐治功臣太師上
柱國追封淇陽王謚輝武夫人朔思蠻公主宗王

察帶孫女也也里干公主宗王失脫兒女齊王八
不沙女兄也木忽里宿敦官人孫女也並封淇陽
王夫人曰馬剌夫人完澤所生由內供奉為大宗
正府也可扎魯忽赤
武宗時奏曰臣家以武顯而臣方壯不効節於大
敵臣羞此生上大悅授光祿大夫假左丞相行太
宗正府也可扎魯忽赤于北軍夫人孛澤公主宗
王月魯女也撥兒合公主宗王斡羅思女也完璞
丁宣徽使怯烈女也曰伯頭抹開公主所生六歲
時　裕聖皇后命侍

武宗武宗出撫北軍年十八　今上淵潛時領府
中四怯薛大官服奉御是年六月特授榮祿大夫
宣徽使九月加儀同三司右丞相仍賜江南良田
萬畝奏曰臣首受此田指呂求賜者多矣臣願還
田縣官有敕依至大元年二月加階開府兼尚服
使九月加中政使十月拜大師兼前衛親軍都指
揮使阿速衛指揮使左都威衛使丞相宣徽尚服
中政等使如故十一月　上面諭曰公祖父宣力
我家公之輔朕克兼克謹小心範物今旌德錄功
爵公為郡王已敕主者施行奏曰臣年德俱少所

領事多恒懼獲罪王爵至重臣不敢受 上曰公
辭之良 誰如公乃賜海東白鶻白文豹二年
兼知樞密院事三年二月加録軍國重事五月左
右部諸王宗戚大會于上都會歸例皆有賜而舊
分忠武王黃金五十兩白金二千五百兩錦綺
五段 上曰特賜大師如其父分奏曰父所受已重
醲賞何可滂沛臣家准奏十月 上命為尚書省
大丞相奏曰尚書省銓選刑名非臣所諳乞請新
命 上悅其誠聽焉 今上之初詔曰公輔先帝
盡忠無隱廉介貞白今命公嗣父長怯薛主慶

改元正月佩父印嗣淇陽王制下階仍開府儀同
三司夫人八藍荅里公主楚王牙忽都女也曰送禿
兒也不千抹開公主所生內供奉曰也先鐵木兒
曰奴剌丁並也遜真公主所生內供奉曰伯都庶
出女七人曰也遜真為千戶怯薛夫人曰蒙哥為
魯王愛牙赤妃曰闊闊失為宗王小薛妃曰梭台
為宗王罕差妃曰燕哥曰晏忽都朱適曰寶奴為
宗王徹徹禿妃孫兒五人曰鐵木兒也不干丞相子
也昭勇大將軍嗣左都衛使遷中奏大夫通政使
曰完者鐵木兒丞相子也曰按馬思不花曰阿荅火者

亞淇陽王子也曰合八沙輝武王子也孫女五人曰八迭兒為宗王沙剌班妃曰奴只罕為親王朔思班妃曰不魯合只罕為越王阿剌荅夫里妃曰邪兒罕曰班丹俱幼魯孫一人朶烈不花鐵木兒也不千子也王既葬二年樞密副使野訥傳詔中書曰故淇陽忠武王其視故廣平十一月兒魯為之建碑都城健德門外命翰林直學士明善撰碑文平章政事珪書丹翰林學士貫篆額臣既受命懼不克奉明詔乃從其家得其世次行實則歛衽而論曰惟天朝一家九州四海遐邇畏威懷德者蓋許慎氏與有力焉惟許慎氏五世六王六大終恩數赫奕者實天朝有大造焉然忠武王之為父輝武王丞相淇陽王之為子以慈以孝移仁移忠宜乎男婚帝族女娩王家入垂子則出垂臣範巖巖焉曄曄焉世有休仁蓋將與天朝胥慶于億萬年臣不敏敢稽首而為之銘銘曰

維天有命聖人膺之　維聖創業賢乃興之維家開國孝子承之嗚呼休哉孰足徵之　赫赫太祖實啓帝圖桓桓淇王為帝前驅淇王子孫四世惟肖猗忠武王克忠克孝爰稽忠武始事

世祖夙夜左右無怠寒暑親猶股肱親猶腹心我
聞古人斯焉在今朝有柄匡肆其欺姦廷爭面指
群罪不睠舉賢於側才足經國試諸方伯竟爲良
弼　帝曰上賢可保可師爾卿大夫及予倚毗北有
金山世扞反者朝用旰食邊將汗馬詔往督師衣
食予士毋使寒飢招徠迷子凡十一年反者破膽
投戈自縛執迷孰敢敵人有言昔也狂醒使我盜
兵蒙與天爭　天子神聖公甚英明賴公之英得爲
天氓　帝曰公功進爵爲王旅力尚强永清我疆驅
馬來朝告我　今皇一疾不起兩宮震傷飾終既備

登嗣之良忠武之子三相兩師婦皆王女女皆王
妃古亦有君莫我君仁古亦有臣莫忠武純烈烈
大勳與日同曜淇陽真封子孫世紹忠武神靈從
帝遊天勒詩貞石垂美萬年

駙馬高唐忠獻王碑　閻復

大德九年秋七月詔謚故駙馬高唐王闊里吉思
爲高唐忠獻王曾祖阿剌兀思剔吉忽里追封高
唐忠武王曾祖妣阿里黑爲高唐王妃祖駙馬孛
要合爲高唐武毅王祖妣皇曾祖姑阿剌海別吉
爲齊國大長公主父駙馬愛不花爲高唐武襄王

妣皇姑月烈為齊國大長公主忠獻王前尚皇姊
忽荅的美實追封齊國大長公主繼尚皇女愛失
里追封齊國公主從介弟高唐王木忽難請也恭
承郵典命府屬王元舉狀先世勲德謁銘麗牲之
碑謹按家傳系出沙陀鴈門節度之後始祖卜國
汪古部人世為部長亡金塹山為界以限南北忠
武王一軍阨其衝
太祖聖武皇帝起朔方併呑諸部有國西北曰帶
陽罕者遣使卓忽難來謂忠武曰天無二日土無
二王汝能為吾右臂朔方不難定也忠武素料

太祖智勇終成大事決意歸之部衆或有異議忠
武不從即遣麾下將禿里必荅思賫酒六榼送卓
忽難於
太祖告以帶陽之謀時朔方未有酒醴
太祖祭而後飲舉爵者三曰是物火則發性多則
亂性使還酬以馬二千蹄羊二千角 上詔忠武異
日吾有天下奚汝之報天實監之且約同征帶陽
會於某地忠武先期而至既收帶陽天兵下中原
忠武為嚮導南出界垣留居鎮守為畦昔異議所
害長子不顏昔班死焉武毅尚幼王妃阿里黑挈

之偕猶子鎮國夜遯至界垣門已閉訴於守者縋
垣以登逃難雲中
太祖聞忠武死悼痛不已戎事方殷未暇洽也雲
中既下詔求王妃二子得獲賜卹孤嫠甚渥鎮國
至封北平王握金印武毅自齠齔
太祖携征西域還年十七鎮國已卒繼封北平王
尚齊國大長公主仍約世婚敦交友之好號被達
忽荅鎮國之子聶古解亦封北平王尚
睿宗皇帝女獨木干公主畧地江淮殁於戎事詔
以興州戶民千計給葬其戶至今隸王府齊國大
長公主明慧有智畧　祖宗　出嘗攝留務軍
國大政率諮禀而後行師出無內顧之憂公主之
力居多　初武毅未有子公主為進姬侍以廣嗣續
鞠育之恩不啻已出子男三人長君不花仲武襄
王季拙里不花君不花尚
定宗皇帝長女葉里迷失公主從
憲宗皇帝伐宋至釣魚山宋人堅壁不下我師環
攻宋卒乘壁而詬傍有坐而張盖者以謂弧矢莫
我及也君不花素善鞭箭射之以顛遂拔其壘三
子曰囊加解曰丘隣察曰安童丘隣察尚宗王阿

直吉女回鶻公主國朝之制凡宗室之女皆稱公
主武襄雖貴爲帝壻揔戎日多家居日少中統初
數起關牆敗叛將闊不花於按擅火爾歡獲其屬
鎮海濟南之役環城當南面寇數出南門禦以勁
兵輙復內竄以至授首還率所部從大軍伐叛西
北敗叛王之黨撒里蠻於孔吉烈數日之間會戰
凡七俘獲甚衆撒里蠻尋復來歸拙里不花鎮雲
南而卒子火思丹尚宗王卜羅出女竹忽真公主
武襄所尚齊國大長公主
世祖皇帝季女也生四子長忠獻王次也先海迷
失早世次阿里不解耽嗜儒術尚宗王完澤女奴
倫公主今高唐王尚宗王兀魯解女葉緜干貞公
主早卒再尚宗王柰剌不花女阿實禿忽魯公主
女三人必扎匣爲　皇兄晉王妃葉里彎爲宗王
哈撒兒不花妃忽都魯爲河間王也木干妃忠獻王
位長北方金革之用固其所長而崇儒重道出於
天性興建廟學裒集經史築萬卷堂於私第講明
義理陰陽術數靡不經意宗王也不干叛率精騎
千餘併行旬日追及之時天盛暑將戰北風大起
衆請勿戰王曰盛暑得風天賛我也策馬以先大

敗敵軍殺掠殆盡叛王以十餘騎竄是役也王身
中三矢一矛斷其髮凱旋詔賞黃金二鎰白金十
鎰　聖上御極之初特頒金印封高唐王駙馬封
王蓋自王家始王以西北未庭請往征之詔初不
允請至再三方許之將行誓曰邊塵不清義不旋
轡大德改元夏四月與敵遇於伯牙思或謂俟大
軍畢至戰未晚也王曰丈夫爲國死敵奚以衆爲
於是鼓噪而進大破敵軍殺傷甚衆擒將卒百餘
人以獻詔嘉其勇果賜以
先皇所御貂裘寶鞍繒錦七百介冑兵器有差二

年秋諸王將帥會于邊共籌邊事咸謂往歲敵無
冬至之警宜各休兵境上王曰今秋候騎至者甚
寡所謂鷙鳥將擊必匿其形兵備不可弛也衆不
以爲然王獨嚴兵以待是冬敵果大至彼衆我寡
三戰三却之王乘勝追奔逐北深入險地後騎莫
繼不虞馬傷而仆至陷敵域敵初待以壻禮數欲
誘降應對之際皆效忠保節之語又欲妻之以女
曰吾不覩　皇太后慈顏非
聖上面命不敢爲壻卒不能奪其　上憫王陷敵
欲遣使理索未得其人王府盡臣曰阿昔思往在

戎陣嘗濟王於險衆推其可用乃遣使敵一見王於稠人中首問兩宮萬安次問嗣子安否語未竟輒爲左右所蔽翌日遣還王竟以不屈而終嗚呼昔忠武以一旅之衆經綸草昧去偽歸真繼以北乎父子武襄昆仲被堅執銳畢命邊陲以死勤事至王凡四世矣蓋王平生潛心聖學綱常之分了然於胷中知義重於生故臨難無苟免可謂無忝爾祖矣至於世締國姻奕葉封王河山帶礪子孫世爵聖朝所以崇德報功斯亦至矣初王之北也世子主安甫脫襁褓詔以其弟术忽難才識英偉

授以金印玉帶海東白鶻封高唐王龍爵之後恪守父祖成業撫民御衆境内乂安時齊國公主卒已又凡王之珎服祕玩悉令謹厚者掌之以需世子成立又慨凡死節及先德闇而弗彰俾元舉走京師列其事以聞光荷封謚之號其孝友敦睦雖儒素承家有不迨焉嗚呼賢哉銘曰

大祖聖武握乾綱風飛雷厲起朔方忠武華胄踵後唐疆介南北司壕隍有國西北名帶陽射日之弧期共張告以偽謀吞厥疆孤忠竟爲寇所戕帝聞其死又盡傷世姻汝締寵渥彰鎮國金鈕何煒

煌武毅繼踵服王章子復尚主殁戎行一門三代
追武襄東殄海寇斧其吭北禦邊釁平閩滿倉
高唐忠獻王外孫衍慶疏天潢帝姬再降恩逢
尊師重道興郡庠俗祗金革北方強禮義一變
魯鄉英風勁氣直以剛柏軀報國分所當千載
日橫秋霜河山誓爵爽蔡昌

元文類卷第二十三